

陈希天 著



绣女情魂

沈阳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守勋 何 南

封面设计 冯守哲

责任校对 张 燕

绣女情魂

陈希天 著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沈 阳 市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市 第 二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210000

印张 9 1/2 印数 1-1,0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7-80556-114-6/I·47

定价: 3.20元

序

老友希天君，天命之年，尝笔耕甘苦，历数载辛劳，创作纪实文学作品《绣女情魂》，读后感慨系之，欣然命笔，试作小序。

刺绣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苏州是我国“四大名绣”中名列首位的苏绣的故乡。苏州历来人文荟萃，绣家辈出，从三国时代孙权的号称“针绝”的吴妃算起，不知凡几。其中，近代被尊称为“绣女”的沈寿，位至清代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教习、民初南通绣工所所长，其作品精美绝伦，名震一时，所绣《耶稣》像，曾得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等奖大奖。沈寿，堪称是我国近代刺绣史上的一位代表人物。

令人遗憾的是反映这一题材的文艺作品，并不多见，除电影《丹凤朝阳》等外，可说凤毛麟角。《绣女情魂》的问世，当然是令人欣喜的。

《绣女情魂》不是沈寿的全传。这部作品，只是截取了这位艺术大师人生的末期——南通时期活动的素材创作而成的。在这段时期内，沈寿不仅在艺术成就上，创作了诸如《耶稣》像、《女优培克》像等艺术珍品，开创了仿真绣的新纪元，达到了艺术道路上光辉的顶点，而且在生活上，出现了爱情纠葛，最终酿成了不应有的但又是历史必然的悲剧，早于一代名伶阮玲玉，成为民国时期艺术界的第一个牺牲者。通读全书，成功处，令人吐气扬眉，伤心处，让人黯然落泪。

《绣女情魂》尽管是文艺作品，但也可当历史读。因为作者在创作时，以余觉的《夫妇痛史》、张謇的“自述”、刘厚生的《张謇传略》和当事人金静芬、杨美九的采访笔记为基础，凡是涉及当时的“学制”、“工资”、“交通”等等，无不言之有据，作者、人物、书信均附照片，重要文章，亦转抄原件，可供读者和史家参考。

《绣女情魂》采用适于表达民国初期风物的章回小说体裁，运用白描手法，驾驭典雅语言，情节生动，行文流畅，思想性和娱乐性兼备，是值得一读的一本好书！

张昌顺

1988年秋

引 子

诗曰：

露香园后绣无人，鸿雪燕山怅劫尘。
难得吴兴贤女士，我乡今有古针神。

灵芸绝技世无双，夫婿闺门共画眉。
记得孝廉船北上，锦屏献寿拜天嫖。

宣南作客旧巢存，宝座星辉赐至尊。
福寿双修联伉俪，当年温诏到臣门。

擅袭坤后仰欧风，刺绣新图夺化工。
缀史经纶驰万里，女红传遍海西东。

我友宗风月石涛，浮家同作海陵游。
机缘不让天孙巧，结伴双星媲牛女。

话说这五首七绝联章诗，乃我国末科主考、苏州翰林公吴荫培，于民国初年所作，记述的是我国近代绣界宗师沈寿、余觉夫妇，女针男笔，共创伟业的佳话。

第一、二首，在历举了三国时代的薛灵芸、明嘉靖朝上海露香园韩希孟两代针神之后，把第三代针神的桂冠给了清末民初的沈寿。第二、三首，记述了沈寿、余觉光绪三十年向

慈禧太后呈献祝寿绣屏，蒙赐宝星双座、福寿御书，应召赴京主事商部绣工科的宠遇。第四首，专记了沈寿两大杰作，宣统元年绣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民国四年绣《世界救主耶稣》像，震动西欧、北美各界的伟绩。第五首，盛赞沈寿夫妇受清甲午恩科状元、大实业家张謇之聘，同去南通兴办绣业的壮举，将夫画妇绣、影形相伴，媲美天上牛女，推为人间佳话。

这前四首，讲的是针神成名、平步青云的上半辈子，完全正确。可是，最后一首，对余沈夫妇去南通的美好描绘，却落了空。

原来，这位艺貌双绝的奇女子的下半辈，竟是个悲剧。原因是戏台上多了个男主角状元公，便把戏演走了样，象后十年的影后阮玲玉差不多。一方面，事业上的成就越来越大、名声越来越响；另一方面，爱情纠葛越卷越紧，人言可畏越来越凶。最后，女主角忍受不了这种压力，以致郁气日积，成了癰胀病，在虚岁四十八岁那年，过早地回归天府。沈寿临终嘱咐将青塚建于黄泥山坡，使芳魂能隔着长江遥望故乡苏州。真可谓“江浪呜咽日夜哭，此恨绵绵无尽期”。悲夫！

沈寿在南通的最后几年，介在状元公、孝廉公之间，成了一段轰动一时的公案。当然，个中是是非非，谁也说不清楚，即使亲如骨肉、弟子，亦仅能知道个一鳞半爪。好在两个男主角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都给后世留下了一本自白的书，余觉的叫《余觉、沈寿夫妇痛史》、张謇的叫《张謇庵述撰略》，各说各的理由。余觉在书尾希望后人“为我妻作传奇，俾读者一唱三叹”。笔者将此书看了好几遍，觉得确是一本写小说的好材料。还提出了两个至今仍是值得探讨的严

肃命题：一个是夫妇都是强人，能否双双成名，抑或必须牺牲其中的一人；一个是精神恋爱的道德问题。好在事隔一个甲子，当事人绝大部分作古，写出来已没有帮谁家打官司的嫌疑。

笔者并再郑重声明，不断是非曲直，不拘泥真人真事，不侮辱哪个主人公的人格，不贬低哪个主人公的历史功绩，只想将这位一代针神在南通的悲欢离合，真实地呈献于读者之前。愿读者从中得到启迪，愿张、余两府后裔释然一笑，如此而已。

目 录

一回	离天津	针神避魔掌	
	赴南通	举子怀壮志	1
二回	望洋舰	兴说张状元	
	趁空暇	畅游博物苑	10
三回	入张府	杯茶见神通	
	闯席面	怪客刹风景	18
四回	绣工所	雪君续名绣	
	珠媚园	兆熊起事端	26
五回	重九节	登高出无车	
	邢月红	途中谈秘事	30
六回	登狼山	双中连环计	
	绣耶稣	独创旋转针	37
七回	成名绣	轰动通州城	
	会贵宾	结识权势家	42
八回	反帝制	张謇弃总长	
	坛本科	沈寿陷危机	48
九回	说前缘	张謇爱才癖	
	择赛品	沈寿君子风	53
十回	赴美国	余觉显才能	
	进林溪	沈寿铸初错	59
十一回	愁更愁	接书反惹恼	

	喜外喜	夺魁遇知音.....	67
十二回	夺名绣	余觉遭暗算	
	绣龙袍	小袁施软硬.....	71
十三回	说前因	两宫保仇深	
	坐汽车	义姊妹情长.....	78
十四回	世无双	吴氏颂夫君	
	宾有别	寄尘嘱冰臣.....	83
十五回	独留沪	夫婿又任重	
	双结发	贞娘再铸错.....	89
十六回	再催绣	孝若叹处境	
	难两全	爱徒巧安排.....	95
十七回	举大典	暗会反帝客	
	定巧计	独赖神针女.....	102
十八回	夜赶绣	沈寿入张府	
	暗策反	黄兴亲下书.....	108
十九回	巧侄女	趁机夜观绣	
	急钦差	偏遭暗拖宕.....	114
二十回	假加假	张季直施计	
	错就错	梁启超露馅.....	120
二十一回	《牧羊图》	巧拒皇帝令	
	余沈寿	屈作女嫔相.....	126
二十二回	审时势	优先兴绣业	
	仗义举	忍痛售家产.....	133
二十三回	投胞妹	右衡引刁徒	
	述窘境	沈寿怜骨肉.....	138
二十四回	天作合	吴氏作售主	
	酒为媒	余觉拒日女.....	143

二十五回	刁徐茂	连累沈右衡	
	直老太	悲叹苏绣业	148
二十六回	大团圆	合家庆初功	
	起风波	夫妻始失和	153
二十七回	打样品	所长缺东风	
	购颜料	经理逛夜市	158
二十八回	筹过节	沈寿积怨恨	
	请吃饭	吴氏送罕礼	164
二十九回	撤帝制	退隐派出山	
	选校址	状元公闯苑	169
三十回	养姣鸟	巫二白费神	
	送礼品	余觉得欢心	174
三十一回	全素席	合家显尊敬	
	有识客	南通赞独厚	179
三十二回	谒主公	举子显才能	
	服雄论	巡抚让宝地	184
三十三回	恋旧园	所长闻故事	
	归美石	状元作文章	189
三十四回	守中立	埋头建南通	
	教怡祖	趁时访美国	194
三十五回	暴风雨	沈立亲求援	
	掩蛟洞	张謇显才能	199
三十六回	寻哭声	又起风波事	
	抗侮辱	复燃死灰情	204
三十七回	劝纳妾	沈寿称贤德	
	命不济	彩仙遭颠沛	209
三十八回	相依命	金母阻聘任	

	委求全	羨九遂使命……………	214
三十九回	谈售字	状元书序文	
	拒私宴	所长请代入……………	220
四十回	积气忿	沈寿初抱病	
	受劝告	谦亭养心疴……………	225
四十一回	游花圃	巫二说花史	
	突来函	张謇逐学生……………	230
四十二回	息盛怒	右衡劝胞妹	
	摄情照	张謇作戏诗……………	235
四十三回	避调情	贞娘出谦亭	
	来心药	余觉赠红豆……………	240
四十四回	辟谣言	沈寿反求助	
	排众议	张謇出大力……………	244
四十五回	悔中计	余觉再受责	
	举盛会	华璈不服输……………	249
四十六回	开大赛	两绣魁争雄	
	显风格	三鼎甲互让……………	254
四十七回	欺静芬	学慈生事端	
	再患病	沈寿入“濠阳”……………	259
四十八回	绣工所	姊弟再争吵	
	药王庙	夫妻重相会……………	265
四十九回	遣恶妾	余觉售两宝	
	盼丈夫	沈寿站三岔……………	272
五十回	绣“培克”	所长遭磨折	
	建绣局	状元再设计……………	279
五十一回	畏人言	针神含恨死	
	遭天灾	张府遭劫难……………	284

一回 离天津 针神避魔掌 赴南通 举子怀壮志

话说中华民国三年七月，真是个多事之秋。世界上，风云陡变，虎视眈眈的同盟国、协约国两大阵营，开始了破天荒的大战。先在欧洲拉开战幕；接着，东亚的日本也趁机动手，进攻租占青岛的德军，波及了中国。而那时中国的大总统袁世凯，竟弃堂堂大国的尊严、主权于不顾，仿效当年清廷对日俄战争老例，自欺欺人地宣布起“中立”来。原来，这个窃国大盗自家肚内有他一本帐。“二次革命”虽平，天下民心未顺。刚被“白狼起义”闹得豫、陕、苏、鲁心脏地区一团糟，又传孙中山在海外重建“革命党”、酝酿东山再起。偏偏万世家传的称帝念头又被一片“劝进”风扇热了。于是，袁大总统不得不使出硬软两套办法。硬的，对南方各省革命势力，不惜武力相向；软的，对天下名士才女，不惜重金相聘，借此点缀门楣，粉饰太平，装出个“清明”圣主的样子。于是，脑筋动到了本书的女主角头上来。这就是引子里吴荫培老先生诗中介绍的那个针神沈寿。

那末，袁大总统为什么会垂青一个刺绣女子。原来，刺绣虽称“女红”小技，却早为皇家制礼作典所必须。从虞舜开始，就制定了“衣画而裳绣”的章服制度。帝、王、后、妃、九品文武，无不靠刺绣的龙袍、蟒袍和仙鹤、麒麟等

补子来区分。三国时，魏元帝用它作帐帷，吴大帝用它作“九州列国形胜图”。清朝末年的慈禧太后，更可以说爱绣成癖，不必说她的朝服霞披，就是平时日用的鞋袜毛巾，也无不绣上一枝半枝花朵。她七十大寿那年，京师百官、天下二十二行省，无不搜罗奇彩异宝，重聘名师精制绝世上品以献。谁知，她千不挑万不拣，偏偏只爱上农工商部尚书载振献的“八仙献寿”绣屏。一追问，才知道这八幅绣屏是个小名叫沈云芝的吴县绣女绣的，她的丈夫名叫余觉的举人画的。老佛爷爱屋及乌，一时高兴，干脆面谕载振，将云芝夫妇双双调京。又是奉旨出洋考察，又是赐“寿”改名，又是官封皇宫刺绣总教习，红极一时，沈寿成了京师里朝野瞩目的一颗明星。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时至今日，正用得着，如何肯放弃这颗正好炫耀自己的明星。何况还是个神仙般的女明星，于是，密令亲信，不惜重金，不择手段，务必要把沈寿弄到手，才死也瞑目。

沈寿当然蒙在鼓里。自辛亥革命，清帝逊位，袁贼窃国，农工商部绣工科撤销，沈寿夫妇在北京站不住脚头，只好带着帮教中的原班人马，飘零津门，创办“自力”绣工传习所为生，你想，沈寿在北京是吃皇粮、领宫俸，到了天津，开门七件事，再加房租捐税，都要靠学生缴费来维持，偌大的门楣，如何支撑得下，即使沈寿、沈立等绣些画片去卖，也是几天卖去一幅，杯水车薪，无补于事。沈寿、余觉夫妇一商量，只能分道扬镳，沈寿在天津苦撑门楣，余觉去投南通张状元张謇，谁弄出个名堂，就向谁靠拢。

话说七月初七那天上午，沈寿日坐愁城，束手无策，丈夫又无音讯，故主载振处又难以启口，包饭钱又不能再拖，正想拿那只意大利王后送的金時計，叫小杨拿去典些银两，

维持全所人口生计，忽然，画师老罗跌跌撞撞地闯进内室来，见了沈寿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总教习，外面来了个京官，口气大得很，你快亲自出去见见，看来是好运气到了！”沈寿怔了一怔，才道：“辛亥改元以来，对我侬绣工科早已撒手不管，一朝天子一朝臣，哪一个民国官员会睬我们，况且这里是英国租界，来得更不象正路！”沈立正在绷间埋头赶绣一块鞋面，停针插口道：“云芝说的是，眼下时局混乱，招摇撞骗的多得很，妹妹你身价要紧，不如让我代你出面，去会会此人，探过究竟！”沈寿摇头道：“也不可，你我都是妇女之辈，抛头露面贸然去会一个陌生客人，弊多利少！”这时，老罗急得跺足道：“总教习，不是我卖老说你，横一个不可，竖一个不行，就是不怕怠慢了贵客！如果人家是货真价实的财神菩萨，岂非自断财路！”沈寿嗔笑道：“我又没有饿你一顿，看你急得什么似的！人穷志不穷，拾到元宝也得嗅一下香臭！”沈寿说到这里，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小杨，道：“你典当暂不要去，你先去抵挡一阵，推说我不在，摸清此人的面目，约他明日再来，我侬商量好对策再说。”小杨答应一声，整了一下衣冠，往外屋去了。俗话说，等人心焦，何况这是件祸福不定的大事，更吊人心境。姊妹俩哪里还有心思刺绣，沈立绣着鞋面，连绣错了三次颜色，拆了再绣，绣了再拆，最后，只能停了针，抡着指头算“六壬”卦。沈寿涵养工夫当然要好得多，手中正在剪修学生的作业，但也总是修不到点子上，也只能怔望着庭中那缸荷花出神。沈立偏偏抡得了个“上上大吉”，只是埋怨妹子临事而惧的坏脾气，如果飞来的鸿运断送在小杨手中，只能散伙返苏州吃泡粥。沈寿只是紧锁娥眉，微微叹气。好不容易，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见小杨匆匆回来。沈立不待小

杨坐定，慌忙问道：“这位京官，究竟是真是假？”小杨一面找个小凳坐下，一面答道：“真倒是真的！”沈立连忙追问道：“那他是不是还等在外屋？”小杨诧异道：“方才总教习不是吩咐我，说她出外了吗，人家当然只好回去了！”沈寿怒嗔了妹子一眼，又追问小杨道：“那他回什么地方去了，会不会一气之下直返北京去了！”小杨摇了摇头道：“不会，他仍耽搁在天津。”沈立紧追不舍道：“你有没有记下他借宿哪个客栈，如果他明日不来，我俟后天可去登门拜访。”小杨被追问懵了，睁大了两只眼睛，一时说不出话来。沈立见小杨回答不出客栈牌号，气得直跺两只天足，把地板跺得“咚咚”直响。沈寿对姊姊笑道：“看你猴急得这样，”接着，问小杨道：“你说那京官是真的，可见到什么凭据！”小杨想了一想道：“凭据倒有，那京官给我看了一份盖着朱红大印填着你总教习芳名的聘书，还给我看了一张填着‘一万两’字样的银票。”沈立马上回敬妹妹道：“你总是欢喜门缝里看人，这回又把好端端的一个京官给看扁了！”沈寿正色道：“且慢！让小杨再说下去，‘倒’字后面，必有下文！”小杨取过芭蕉扇，扇了几扇道：“此京官未穿官服，尚可因‘此乃英国租界为由’说得过去，惟此人邪气毕露，谈吐粗俗实属可疑。如再三查问总教习‘芳龄几何’、‘有未生育’、‘爱好什么’……还指着那个人称‘半老徐娘’的学生问我，‘你家总教习，有没有这个雌头标致’。更下流的是，每当竹帘被风掀开当儿，他总要向门内贼溜贼溜地张望一阵。口口声声要见总教习真容，才肯谈实质要事。”沈立听到这里，红着脸不再作声。沈寿沉吟半晌道：“明天这厮来时，我自有对付办法。”

翌日，沈寿命小杨将竹帘儿移置内室，竹帘下端扎编上

一支沉重的铁棒，帘外有段走廊，正好布置一张茶几，两个竹椅，沈寿和沈立则坐在帘内，专等那京官再来。果然，外屋上课铃才响不久，那京官又准时如约，由小杨引导，走至帘前。不过，今天多了一个拎箱子的随从。小杨端上香茗，只能搬个小凳，在帘旁坐下，听候吩咐。此时，正当仲夏早晨，天气晴朗，庭中光线充足。沈寿从帘内望出，看得分明。但见此人果然生得鼠头獐目，举止失体，虽然穿着阔绰，但气质不象官场上流人物；那随从身穿白竹布长衫，却戴一副西式阔边墨镜，更兼那怪形的箱子，可以断定是个请来的摄影师，越加起疑。沈寿打定主意，不与此人缠绕，于是，开门见山问道：“敢问客官在北京哪个衙门当差，前来寻找小女子，有何公干？那京官听得帘内一声俏声音，顿时俛相毕露，一面两只老鼠眼睛骨碌骨碌地向帘内望个不定，一面慌忙回答：“实不相瞒，小人乃当今袁大总统内侍，奉大总统密谕，特来聘请总教习回京复职！”沈立心中一动，插言道：“请取出凭证，待我验看！”那内侍听得又是一个娇滴滴的女人声音，又看不见帘内哪个是总教习的真身，心头更痒，一面取出那大红聘书，一面抢进一步，趁势起手来撩那门帘。幸亏小杨眼快手快，一把截住，弄得那内侍十分不快。沈立接过那大红烫金聘书，见了朱红大印，连说两个“真”字。沈寿接过细看，究竟懂些官场规矩，又兼为人细心，揣摩良久，便看出一个破绽来。原来，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教习，乃“五品命官”，向由御旨加封，今虽改朝换代，援例应以“荐任”任命，今称“聘请”，有些不伦不类，便更加起疑。沈寿不便直说略一转念，便道：“小女子只会些女红小技，何才何德，敢蒙大总统恩典。”那内侍见沈寿不允，十分着急，结结巴巴道：“实言相告，大总统顺从民意，正暗筹帝

制，急需将前清遗老才人，重新聚拢回京，恢复盛世景象。刺绣虽属雕虫小技，但古制沿用，千年不绝，断不能缺。况总教习世称‘针神’，驰名国内外，大总统称帝所需龙袍，尚须仰仗神力呢！”沈寿为人专志事业，素淡名利，对袁世凯奸雄面目，亦知一二，如何肯就范下海；况此内侍举止下流，袁贼另怀不良，也有可能。于是沈寿把心一横，正色道：

“承蒙大总统错爱，只是小女子素远政界，只知针线，三年来，自娱于窗户之下，绣棚之间，闲散惯了，大总统恩典只能心领了！”说完，下令小杨送客。这一下，那内侍更急了，语无伦次地喊道：“这……这叫小人回京如何向大总统复……复命，总教习，不如你银票如数收……收下，让我掇一桢玉容，回去当作凭证！”只见他边持银票递将过来，边向摄影师示意，从箱中取出照相机……沈寿见状大怒，拂袖而起，叫姊姊干脆把房门关上，不再与他委婉。

那内侍走后，沈寿仍命小杨将那意国金時計典了，付清了包饭作积欠和本月房租，关起门来，仍旧一心教学和兼作画绣，边撑门楣边盼丈夫余觉佳音。

说也奇怪，那扫帚星来光顾，被沈寿的正气克走后，竟象晦气也被带走一样，时来运转，“自力”绣工所竟走红起来。先是寄售在劝业场工艺部的数十幅屏条、画卷、尺幅一抢而空，一天售得二百余元。翌日，沈寿一面命小杨将存货送去，一面令全所四个帮教和半老徐娘等优等生，全力投入绣制，日产小件近十幅，每日送去，仍是每日一扫而空。对沈寿亲自绣作的挂轴、尺幅，更是抢手，任意标价，总是未及上挂，即被眼快顾客截去，盛况历旬不衰，昔日冷眼相向的部主事，不但笑脸相迎，反而冒暑顶日坐着人力车，前来绣工所催起货来。沈寿问他，“销路如此一反常态，究竟